

中美战略稳定初探

——超越战略武器看中美战略稳定的构建

国防大学 李静平

【内容提要】中美战略稳定既利于两国的安全和发展又利于地区和世界的稳定。本文从中美为什么要建立战略稳定出发，探讨了中美战略稳定可能出现的特征，分析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因素，对构建双边战略稳定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战略稳定 特征 战略武器 展望

一、引言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下的全球战略稳定已经消亡，世界开始多极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美国依然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继续占有巨大优势，但在其他领域优势下降。由于新兴大国的涌现，传统力量不断整合，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正在不断的分散。美国对单极权力的渴求、多极力量的自我发展也对现行的国际制度体系构成了冲击，国际战略格局正处在一个新的调整期，新的全球战略稳定还未形成。

中美关系是对全球战略稳定影响最大的大国关系之一。奥巴马认为，“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堪比 21 世纪世界上任何双边关系^①。”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实体，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亚太和全球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事关两国的安全与发展，更对构建全球的安全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9·11”事件爆发后，中美关系走过了相对平稳的十年，但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结束反恐战

^① 《人民日报》2010 年 5 月 25 日。

争、高调重返亚太、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中美关系出现新的挑战。应该看到，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守成之国，与逐渐走向和平崛起的中国并没有走出 30 多年来合作与竞争、平衡和波折、斗争和妥协的反复循环状态^①。一些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实力对比的变化使中美关系进入深度磨合期，离形成真正的战略稳定还有距离。

整个世界都处在“亚稳定”状态。无论是全球范围内谈稳定，还是地区范围内谈稳定，无论是中美双边关系的稳定，还是国家多边关系构架下谈稳定，都还不是基于现实的描述，而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探索，是建立世界范围内和平与发展应努力的方向。

二、战略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

（一）什么是战略稳定？

现代物理学认为：如果一个系统在受到外来或内在扰动时能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同时保持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不变，这样的系统就是稳定的系统。因此，谈到稳定，就离不开系统、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以及相关扰动问题。在国际政治军事关系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规律现象：在某些特定条件作用下，国际体系会出现主要角色共同遵守某些特定规则，在彼此竞争的过程中，保持一种相对的“自我克制”现象，各国不以追求全面优势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关系相对稳定，并持续较长的时间^②，这就是国际战略稳定，简称战略稳定。从构成角色来看，战略稳定可以是全球的、可以是地区的、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

（二）中美为什么要建立战略稳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的整体性在加强。布热津斯基曾指出：

^①杨洁勉：“新时期中美合作的动力和阻力—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对弈”，《国际问题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1 页。

^②杨毅主编：《全球战略稳定论》，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 页。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协调。”

① “如果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独奏，而是乐队指挥，那么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会更长久一些。” ② 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崛起是历史必然。美国要实现对世界的领导，离不开中国的配合。但中国的崛起又是建立在融入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美国主导下的外部环境。邓小平曾说过：中国即使今后发展起来，也绝不称霸，永不当头。中国无意冲击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对美国的配合程度也取决于它能获得多少对等友好的态度，即基本发展需求不被限制、利于发展的和平环境长期存在。因此无论从中美双方哪一边的战略利益考虑，建立稳定的战略关系都应两国长期的内在需求。

世界整体性的加强也带来了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实际上，在冷战结束后，复杂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国际局势相对平稳的发展，因为复杂的多边关系、地区关系迫使国家不得不谨慎从事，进行更多的协调，否则就不能推动国家间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也不利于形成较为有效的全球治理。” ③ 美中作为复杂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战略角色，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合作稳定还是冷战对抗—给世界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变数，不仅对两国，更会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稳定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亚太地区，东南亚各国在中美关系不稳的情况下政策不断摇摆，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因此建立中美战略稳定，不仅是两国的内需问题，更有强大的外部需要。

国际关系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客观上要求两国建立战略稳定关系。自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虽然有波折有斗争，但从未中断过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内，两国高度依存，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BasicBooks, 1997, p.209.

② 【美】约瑟夫·奈著：《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何向东，杨德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1 页。

③ 唐永胜：“时代呼唤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第 28 页。

在国际政治外交领域，两国在反恐、反扩散、地区安全、环境等问题上合作空间巨大。“非友即敌”、“非对抗即合作”的价值取向正逐渐被“合则两利、分则两败”、“合作共赢”等观念取代。寻求中美两国的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更具有适当的弹性，能为新条件下的国家间战略博弈提供条件。

能否建立中美战略稳定，考验的是两国领导人更具包容性和远见的战略思维能力，也是两国战略关系走向成熟的表现。

三、中美战略稳定可能的特征

（一）未来可能的中美战略稳定不大可能是全球战略稳定，应将其定位在双边或地区战略稳定上，但其作用和影响是积极的，并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从历史上考察，冷战期间的美苏战略稳定是较为特殊的稳定关系。它是建立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基础上，国家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社会制度、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安全体系而形成的联合。两大阵营囊括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它们经济上互不关联、军事力量上基本势均力敌，美苏形成并认可相互摧毁的核威慑态势。这样的稳定无疑是双边的，但同时具有全球战略稳定的效应。与之相比，中美战略稳定并非消极的、对立状态下的稳定，中美实力的对比也无法复制美苏战略稳定的标准，因为美苏战略稳定的实力基础主要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两国都保持了相对均衡的强大常规力量和足以摧毁世界几十次的核武库，其全球稳定的效应体现在其他国家由于安全上的强烈不安感而被迫卷入两大阵营。而中美战略稳定则应该是建立在庞大经济体对彼此的深度依赖和不断拓展的合作共赢上，这种稳定符合经济全球化、世界整体化的进步趋势。从范围来看，中美双边战略稳定很可能是有一定全球影响的地区性战略稳定。中美关系的稳定，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态势的良性循环，产生积极的“稳定溢出”效应。2001 至 2011 年期间，中美关系趋向稳定促进了亚太经济

的繁荣和地区的稳定，也使得美国无需在该地区分散精力，能够放开手脚专注于中东地区的反恐。

（二）中美双边战略稳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均势战略稳定，而是非对称条件下的战略稳定。中国虽然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但从实力对比上仍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从经济总量上看，2011 中国的GDP值仅相当于美国的 $1/2$ ^①，在全球信用扩张、科技创新实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上美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一枝独大，其军事力量全球部署，并将长期保持优势，在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美国也处在强势地位。虽然中美实力对比是非对称的，但世界的多极化使这种非对称条件下的战略稳定也有可能发生。“由于多极带来了力量分配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国际体系内部蕴含的能量被分散，多个矢量之间互相牵制，互相抵消”^②，使得非对称条件下的力量结构也能形成稳定。

（三）与美苏战略稳定相比，中美战略稳定的作用机理内涵更为丰富，中美关系将会朝着更积极、更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中美战略稳定未来可能建立在：1、深度依赖的经贸关系上；2、一系列复合型的国际机制、规约框架上；3、国际环境变化拓展出的共同利益空间；4、对双方战略力量发展现状的认可与保持。因此中美战略稳定的内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方面，且每个方面在中美战略稳定中的作用、地位也不一致，并非严格等分，要综合考虑。由于中美可能的战略稳定是建立在利益相互捆绑、合作与竞争并存、谋求互利双赢条件下的战略稳定，因此稳定不会以考察对抗性的军事力量要素为主。换言之，两国相互威慑的成分会有，但随时准备自杀的性质大大降低。

（四）在中美构建双边战略稳定的过程中，核武器的作用将会弱化，新的

^①《证券时报》2012 年 8 月 17 日，第 8 版。

^②杨毅主编：《全球战略稳定论》，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1 页。

制衡力量将会出现。

前面讲过，中美战略稳定的重点不会落脚于军事实力的对比。再进一步讲，曾对战略稳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核武器作用也会下降。过度关注战略武器，容易妨碍深入认识战略稳定的内在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讲，需要跳出战略武器看中美战略稳定。冷战期间，用核武器来保证“相互确保摧毁”的美苏战略稳定更多的是特例，而非常例。

就核武器而言，中美战略稳定不可能像美苏战略稳定那样形成大致相当的力量对比。中国防御性的、有限的核威慑政策不会寻求中美核力量的对等。因而维护中国战略力量的有效性是事关中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重大问题。美国大力发展反导系统（BMD）、发展及时远程精确打击武器（CPGS），无论如何解释，客观上都损害了这种有效性。中美战略力量对比更加失衡可能会迫使中国进一步加快军事力量建设步伐，导致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升高，不利于双边战略稳定形成。

应该说，中国和美国搞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在形成中美战略力量稳定的力量构成要素中，核武器并不是唯一要素，还应考虑空间和网络力量的作用。空间在军事上的应用潜力可能会大大改变战略武器的攻防格局。美国在空间技术发展及外空军事能力上具有绝对优势，但对空间资源的依赖度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美国人曾说过，他们在空间领域里拿着世界上最大的石头，但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玻璃窗。因此在建立空间秩序、改善空间环境、保护空间资产安全、制定空间规则、开展外空军控等方面，中美可能形成新的不对称战略力量稳定，也有可能找到新的利益共同点促成中美战略力量走向平衡。网络空间的军事化问题与此类似，各国正在探索相关的政策法规，作为网络空间领先大国，美国应考虑把世界领向何处的问题。

（五）中美战略稳定是建立在双方承认对方重大战略利益，并妥善安排、相互达成战略共识、战略互信、战略妥协下的稳定。

“建立复合型的对话机制和交流平台有助于两国彼此增信释疑，但最终能否推动战略互信的建立，则将取决于对话的性质，程度、层级、内容。”^①因此中美双方应该明确定位两国间的相互关系，真正将对方视为合作伙伴。中国可以接受美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加强与美国的配合与协作，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美国应承认中国的战略崛起，明确其对台政策，消除对中国的军事抵近，调整未来的亚太军事部署，尊重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两国经济往来和区域间合作，拓展未来合作的空间。现在的问题是美國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思维，再加上政治与国际关系理念上的差异、狭隘的地缘战略思维及权力现实主义思路，使中美战略理解与互信无法走向正常的轨道，一直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上。

四、中美未来构建双边战略稳定的展望

（一）虽然中美战略稳定的作用机理一直趋向于塑造稳定的态势，但应看到其作用的有限性。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虽有助于两国形成利益共同体，但并不能直接转化成为政治互信或安全互信。对话交流机制发挥作用正如前文所说，取决于双方对话的质量，并不能单独支撑起战略稳定的基础。“对于国际合作，如果双方缺乏有效经营、或不善于挖掘持续合作空间，也难以消除背后的国家战略利益较量。”^②而关于战略武器力量的作用，苏联的解体正好说明了单一军事力量的平衡难以维持双方战略关系的稳定。

（二）内外因素的干扰有可能影响中美战略稳定的形成。

1、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影响。“由于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

^①袁鹏：“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任务”，《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32页。

^②袁鹏：“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任务”，《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32页。

思维、霸权思想、利益集团政治、党派政治及执政团队的偏好等^①”，中美关系经常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扰，而且在美国人看来，影响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往往涉及几乎所有中国国内问题。这与中国主张的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的政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2、中美结构性矛盾还将一直存在，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文化冲突、地缘战略竞争、大国崛起的冲突、台湾问题等。对此应当保持足够的耐心、发展中美共同的利益，构建相关的机制，按照先易后难原则，从具体问题开始逐渐解决，这必然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3、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将从外部扰动中美战略稳定的形成。“第三方因素”是中国影响力提升和中美关系深化的表现。中国在第三方区域与美国利益产生碰撞时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未来日本在中美战略稳定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对中美双边战略稳定又将产生哪些影响？美国在东亚的联盟关系将走向何方？这些都是中美战略稳定道路上绕不开的问题。处理好中美战略稳定和大国多边关系，应注重发展对自己有利的多边关系，如中俄日、中印巴关系，消解对己不利的多边关系影响；提高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面，降低第三方在多边系统中的地位。

4、因为战略误判而导致的一些偶然事件。对此应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和两国的信息沟通渠道，预有准备、及时反应、积极应对。

（三）目前中美双方尚处在构建战略稳定的第二阶段起点上，一些基础条件开始具备，第一阶段的努力基本完成。但由于稳定机制的作用机理还很脆弱，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再加之两国内外因素的干扰，中美战略稳定还远未成形，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双方都不应当期待一帆风顺，一定会有危机发生。危机即

^①关于美国国内政治对外交的影响，可参阅张宇燕、高程：“精英主导、集团政治与美国行为”，《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11-12期，第12-17页。

意味着风险又意味着机遇。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催生了 1972 年美苏战略稳定。因此危机并不可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双方澄清模糊认识，看清双方的战略利益底线、摸清对方的实力底牌。中美关系在近十多年来总体平稳、小波折不断，“实际上，中美两国都不愿意看到两国之间发生重大冲突，但过去十年关系的起伏和波折，使人们不得不考虑错误知觉这一微观因素所产生的作用。^①”危机有助于摆脱错误认知、建立战略互信，这对建立中美战略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四）如果中美双方能够达成建立战略稳定的共识，从现在开始努力，并且在未来能够有效控制危机、管理危机、利用危机，由危机催生机遇，在危急中培养互信，那么中美有可能在 2040 年-2050 年期间达成双边战略稳定，并保持 20 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稳定效应。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Sino-U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c Stability beyond Strategic Armament

【abstract】:Sino-US strategic stability is beneficial not only for their bilater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for regional and world stability. Based on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Sino-US strategic stabi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features of such stability, analyzes factors that probably affect the stability and looks to the feature what-to-do of such stability.

【key words】:strategic stability, feature, strategic armament, outlook

^①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译者前言第 20 页。